

中华名著英雄谱 水浒传

「原著 施耐庵 改编 赵晓鹏」

林冲 传奇



中华名著英雄谱

林冲传奇

原著 施耐庵

改编 赵晓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冲传奇/赵晓鹏 改编;王无骄绘.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4

ISBN 978 - 7 - 5087 - 2594 - 9

I. 林… II. ①赵…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635 号

书 名:林冲传奇

改 编:赵晓鹏

绘 图:王无骄

责任编辑:李方舟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80300 66083600 66085300 66063678

电 传:(010)66051713 邮 购 部:(010)66060275

网 址:www.shc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155mm × 210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目 录

第一回	林冲误入白虎堂	1
第二回	遭陷刺配沧州道	20
第三回	柴庄棒打洪教头	36
第四回	遇险风雪山神庙	58
第五回	飘摇雪夜上梁山	75
第六回	梁山泊里新落草	95
第七回	梁山泊上显威名	111
第八回	坚持正义敌官军	132
第九回	梁山英雄排座次	152
第十回	艰难备至受招安	180
第十一回	将军破辽施神勇	197
第十二回	了却君王天下事	216

第一回 林冲误入白虎堂

话说花和尚鲁智深自从大闹了五台山，在山上呆不下去了，便由智真长老介绍去了开封的相国寺。但相国寺的智清长老并不像他的师兄智真长老，能知道鲁智深未来的因果，所以只是敷衍一下，让他去管那片没有人能管得了的菜地。见新来了个和尚管菜地，一群泼皮无赖便想给他个下马威，但没想到却让他给教训了一顿，才知道遇到玩家了。

从第二天开始，这二三十个破落户弟子见了智深便匾匾地服了，每日里拿上酒肉来请客，看他表演武艺使动拳脚。

过了几天，智深寻思着道：“每日里吃他们的酒食多了，洒家今日也要安排上一些好还个席。”便叫那道人去城中买了几样果子，打了两三担酒，杀翻了一口猪、一只羊。



那时，刚好是三月的月尽，天气正热，鲁智深说道：“这天气真热啊！”便叫道人在绿槐树下铺上芦席，请那许多的泼皮团团坐了下来，大碗地斟着酒，大块地切着肉，叫大家都吃得饱了，再取了果子来吃酒。又吃得正在那兴头上，一群泼皮说道：“这几

天见师父演了力气，没见过师父使耍器械，怎么能让师父教我们看一看也好。”

智深说道：“你们说的也是啊！”便去房内取出来那根浑铁禅杖，从头到尾共长五尺，重有六十二斤。

大家看了，全都吃了一惊，都说道：“两条臂膊没有水牛大小的气力，怎么能使得动呢？”

智深却接过头来，飏飏地使动了起来，浑身上下没有半点儿参差。众人看了，便一齐喝起彩来。

这鲁智深正在那里使得灵活上劲哩，却只见墙外边有一个官人看见了，喝了一声彩：“的确使得好！”

智深听得了，便收住了手脚，打眼一看，只见那墙缺的地方站立着一个官人，头上戴着一顶青纱抓角儿的头巾，脑后边是两个白玉圈连珠的鬓环，身上穿一领单绿色罗团花的战袍，腰里系着一条双獭尾龟背的银带，穿着一对磕爪头朝样的黑靴子，手中执着一把折叠纸的西川扇子。生的是豹子一样的头，圆环一样的眼，燕子的下巴，老虎的胡须，八尺长短的身材，三十四五岁的年纪，口里说道：“这个师父的确不是凡人，使耍得一手好器械啊！”

一群泼皮便跟着说道：“这位教师能够喝声彩，那就必然是好的了。”

智深问道：“那位军官是谁呢？”

众人回答道：“这位官人就是那八十万皇宫禁军的枪棒教练头领林武师，名字唤做林冲。”

智深说道：“怎么不就请他进来见见面呢？”

那林教头一听，随即便跳进墙来。两个人就在那大槐树下见了面，一同坐了下来。林教头便问道：“师兄是哪里的人氏，法名唤做什么？”

智深回答道：“洒家就是那个关西的鲁达，只因为杀的人多了，情愿出家做了个和尚。年幼的时候也曾经到过东京，认得令尊大人林提辖。”

林冲大喜，也就当即结义拜了智深为兄长。智深说道：“教头今日来到这里干什么？”

林冲答道：“刚才与妻子一同来到隔壁的岳庙里还往日许下的香愿，林冲听得有人在这里使棒，看得上了眼，便让女仆

锦儿和妻子去庙里烧香去了。林冲就只在这里等他们，不想却能遇到了师兄！”

智深说道：“洒家初到这里，正好没有个相识哩。能得到这几个大哥每日里相陪相伴，如今又遇到了教头不嫌弃结为了弟兄，那就十分好了。”便叫那道人再给添些酒来招待。

刚刚才饮得三杯，只见那女仆锦儿慌慌急急地红着脸儿，在那墙缺的地方叫道：“官人！不要坐了！娘子在庙中和人吵架哩。”

林冲连忙问道：“在哪里？”

锦儿答道：“我们正从那五岳楼上走下来，却撞见了那个

躲都躲不及的把娘子给拦住了，还不肯放手哩！”

林冲慌忙对着鲁智深说道：“等会儿我再来看望师兄，不要见怪，不要见怪！”

林冲告别了智深，急忙跳过了墙豁子，和那锦儿径直地奔向岳庙里来。等抢到那五岳楼下看时，却见了几个



人手里拿着弹弓、吹筒、粘竿等，都立在那栏杆的旁边；扶梯上却有一个年少的后生，独自一人背向站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拦着了说道：“你先上楼去吧，我和你说说话去。”

林冲的娘子红了脸说道：“这清清平平的世界，你凭着什么把善良的人来调戏呢？”

林冲赶到了跟前，把那后生的肩胛上只是一扳，就把他给扳了过来，喝了一声道：“调戏善良人的妻子，当得个什么罪啊！”在他正要举起拳头打下来的时候，却认得那是本管上司高太尉抱养他人的螟蛉之子高衙内。

原来这高俅是个新发迹，没有个亲儿子，也就没有了人来帮助，因此上便把这位阿叔高三郎的儿子过继在自己的房内做了个干儿子。本来他们是叔伯弟兄的关系，却反过来成了父子。倚仗着高衙内的爱惜和东京的势力豪强，那家伙便专门爱干那奸淫玷污人家妻子女儿的事情。京城里的人都惧怕他的权势，叫他做“花花太岁”，没人敢跟他争个口斗个嘴的。

当时林冲一把把他扳了过来，但却认得他就是自己本管上司的高衙内，先自家就给手软了。这时，高衙内却开口说道：“林冲啊，这干你什么事？你竟然要来多管闲事！”

原来这高衙内也不晓得她就是那林冲的娘子，若是晓得的时候，也就没有了这场事了。他见林冲不再来动手，就说出了这番话来。

许多帮闲的汉子看见他们在闹事，一齐都围拢过来劝说道：“教头不要见怪，衙内是不认得娘子的，所以多有冲撞。”

林冲的怒气还没有消下去，这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瞅着那

高衙内。那一群帮闲的汉子劝住了林冲，一起和哄着高衙内走出了庙门上马去了。

林冲便引领着妻子以及女仆锦儿，也从那廊下边转了出来。只见那智深提着那根铁禅杖，引领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子弟，大踏步地抢进了庙里来。林冲看见了，便叫了一声道：“师兄往哪里去啊？”

智深回答说道：“我来帮你打架啊！”

林冲说道：“原来那是本管上司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我的妻子，所以一时间竟然没有了礼节。林冲本来是要痛打那家伙一顿，但太尉的面子上一定会不好看。自古人就说道：‘不怕那官，只怕他管。’林冲本不该吃着他的薪水，就暂且让他这一次吧。”

智深说道：“你却怕他本官上司太尉，洒家怕他什么个鸟！俺若是撞见了那个撮鸟时，先教他吃了洒家的三百禅杖再去！”

林冲见智深喝醉了，便说道：“师兄说得是。林冲一时被众人给劝住了手，暂且先饶了他。”

智深说道：“但只要是有事的时候，便来唤洒家跟你去。”

那群泼皮见智深醉了，便扶着他说道：“师父，俺们先走吧，明日再和他算账去。”

智深提着禅杖说道：“阿嫂，不要见怪，莫要笑话啊！阿哥明天再来相会吧！”智深相别了，自己便和泼皮们回去了。林冲领了娘子和锦儿上路回家，心中却只是郁郁不欢。

只说这个高衙内引着一班儿游手好闲的汉子，自从见了那林冲的娘子之后，却又被他给冲散了，心中非常地着上了迷，

也是闷闷不乐，回到了府里便纳起了闷来。

过了有三两天，许多的闲汉们都来服侍问候他，只见那衙内的心里焦躁，也就热闹不起来了，众人也只好散了开去。其中有那么一个帮人闲事的，唤作“干鸟头”富安，领会了高衙内的意思，便独自一个人来到府里头伺候他。



他见衙内在书房中闲坐，便走近跟前去说道：“衙内近几日里面色都清瘦了，心里头缺少欢乐，这必然是有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高衙内便问道：“你怎么就能够晓得呢？”

富安随口答道：“小子我一猜就猜着了。”

衙内问道：“你猜我的心中是为了个什么事情不快乐呢？”

富安便回答道：“衙内是在思想着那个‘双木’的吧！这样猜来会是怎么样的呢？”

衙内笑着说道：“你猜得很对啊，只是没有一个道理能够得到她啊！”

富安却说道：“这有什么好难的呢！衙内是因为怕他那个林冲是个好汉，所以不敢去欺负他，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他现在正在这帐下听候使唤哩，大大地享受着福分哩，怎么还敢惹恼了太尉呢？轻一点地便刺了面额发配了他，重一点的就杀害了他的性命。小闲汉我寻思着有这么一个计策，就使衙内能够得到她了。”

高衙内听了，便感兴趣地问道：“自从见了那多少个好女子，不知怎么的就只是着了迷，郁郁闷闷的不快乐。你有什么见识，能够得到她的时候，我自然会重重地赏你。”

富安说道：“我知道咱们那个心腹陆虞候陆谦，他和林冲的关系最要好。明日里衙内可以躲在那陆虞候家里的楼上深阁里，摆下些酒食，却叫那陆谦去请林冲出来吃酒，教他直接去那歌馆樊楼上的深阁子里去吃酒。我便去他家里对着林冲的娘子说道：‘你丈夫林教头和陆谦去吃酒，一时间气换不过来，便闷倒在楼上了。叫娘子你快去看哩！’赚得她来到楼上时，妇人家都是水性的，见了衙内这般一个风流的人物，再用着那些甜蜜的话儿去调戏撮和她，不由得她不肯。我这计策怎么样呢？”

高衙内喝了一声彩说道：“好一条妙计啊！就在今天晚上，让人去把那陆虞候唤过来吩咐了。”

原来这陆虞候的家，只在那高太尉家的隔壁巷子里。第二天商量好了计策，陆虞候便立即答应了下来，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要是衙内欢喜的，却就顾不得什么朋友的交情了。

先说那林冲连日里闷闷个不停，也就懒得上街去转转。已

牌的时候，听得门口里有人在叫他道：“教头在家里吗？”

林冲急忙出来一看，却是那个陆虞候，便慌忙答道：“陆兄怎么给来了？”

陆谦说道：“特地来探望一下兄长啊，为什么连日来也不见你到那街上去走走呢？”

林冲回答道：“我这心里烦闷，所以没有出去。”

陆谦又说道：“那我就同兄长一块去吃上他三杯酒解解闷吧。”

林冲说道：“先少坐上一会儿，喝上一杯茶吧。”两个吃了一些茶，然后站起身来，陆虞候便说道：“阿嫂啊，我同林兄到家里去吃上三杯酒去了啊。”

林冲的娘子便赶到了布帘子下，叫了一声道：“大哥啊，少饮上一些儿酒，早一点归来吧！”

林冲与陆谦走出了门来，在那街上闲走了一回。陆虞候说道：“兄长啊，我们不要到家里去了吧，只就在这樊楼歌馆内吃上两杯吧。”

当时两个人便走上来到了樊楼内，占了一个阁儿，唤过来酒保吩咐，叫他取上两瓶上等的好酒，还有果子来佐酒。两个人叙说着闲话，林冲叹了一口气，陆虞候便问道：“兄长为什么叹气啊？”

林冲回答道：“陆兄不知道啊，男子汉空有着一身的本事，不遇见那英明的主子，委屈沉埋在小人的下面，受着这样的肮脏气！”

陆虞候说道：“如今皇宫禁军中间，虽然说有几个教头，

可哪一个人能够比得上兄长的本事呢！太尉又很重视赏识你啊，却还受着那谁的气呢？”

林冲便把前日里高衙内的事情告诉了陆虞候一遍，陆虞候便说道：“衙内必然是不认得嫂子的，兄长先不要生气，只管喝酒吧。”

林冲吃了八九杯酒，因为要去小解，便站起身来对着陆谦说道：“我去解个手了就回来。”

林冲走下了楼来，出了酒店的门，便投奔那东边小巷子内去解了手。回过身来转出了巷子口，只见女仆锦儿叫道：“官人，寻得我好苦啊，你却在这里！”

林冲慌忙地问道：“干什么啊？”

锦儿便答道：“官人和陆虞候出来没有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慌慌急急地奔到家里，对娘子说道：‘我是陆虞候家的邻居，你家林教头和陆谦吃酒，只见教头一口气上不来，便给撞倒了！叫娘子先快来看视看视。’娘子听了，连忙央求隔壁的王婆来看了家，我和娘子跟着那汉子去了。一直来到太尉府前的巷子内一家人家里，上到楼上，只见桌子上摆着些酒食，却看不见官人。正待要下楼，只见前日在岳庙里索娘子的那个后生出来说道：‘娘子少坐一会儿，你丈夫就来了啊。’锦儿慌忙走下楼时，只听得娘子在楼上叫道：‘杀人了！’因此，我一地里到处寻官人寻不见，正撞着那卖药的张先生说道：‘我在樊楼前走过，见教头和一个人走进去吃酒了。’因此特地奔到这里。官人快去啊！”

林冲一听说，便吃了一惊，也不管女仆锦儿了，三步并做

两步地跑到陆虞候家里，抢到那楼梯上，却还关着楼门。只听得娘子叫道：“清清平安的世界，怎么把我这良人的妻子关在这里？”

又听见那高衙内说道：“娘子啊，你可怜可怜救救俺的小命吧！即便是铁石心肠的人，我也要给他说得回心转意啊！”

林冲立在楼梯上叫道：“大嫂开门啊！”

那妇人听得见是丈夫的声音，只顾着冲过来开门。高衙内吃了一惊，便开了楼窗，跳下墙便逃走了。

林冲上到楼上，却寻不见了高衙内，便问娘子道：“没有被这家伙玷污了吧？”

娘子答道：
“没有。”

林冲便把陆虞候家打了个粉碎，将娘子带下楼去。出了门外一看，邻舍两边却都关了门。女仆锦儿接着了，三个人便一块回家去了。

那林冲拿了一把解腕的尖



刀，径直奔到那樊楼前去寻找陆虞候，也不见了他的踪迹。回来在他的门前又等了一个晚上，也不见他回家，林冲也只好自己归去。娘子劝他说道：“我又没有被他拐骗了，你不要去胡来乱做的啊。”

林冲说道：“最不能容忍的是陆谦这个畜生！相跟着称兄称弟的，竟敢也来欺骗我！只怕是撞不见高衙内，要是撞见了也照管着他的头上和脸上来两下。”

娘子苦苦地劝说他，哪里肯放他出门。陆虞候也只好躲在那太尉府内，不敢回家来。林冲一连着等了三日，并没有见他的人影。府前的人都见林冲的面色不好，谁敢去问他呢？

第四天吃饭的时候，鲁智深一直寻到了林冲的家里来探视，问道：“教头怎么连日里不见个面呢？”

林冲便回答道：“小弟的杂事太多，没有去探看师兄。既然承蒙你来到寒舍，本当喝上他三杯，可是这一下子也不能够准备周全。先和师兄一同上街里闲玩他一圈，在酒店里喝他两盏怎样呢？”

智深答道：“那就最好。”

两个人便一同走上街来，吃了一天的酒，又约好第二天再相会。从此以后，每日里林冲都跟智深上街去吃酒，把这件事情都放慢了。

且说那高衙内自从那日里在陆虞候家的楼阁上吃了那一惊，虽说跳过墙逃脱了，却不敢对太尉说明，因此只是在府中卧病在床。陆虞候和富安两个人来到府里头探望衙内，见他面容颜色不好，精神憔悴，陆谦便问道：“衙内为什么这样地不

快乐呢？”

衙内回答道：“实在不瞒你们说，我是为的林家的那个人啊，这一连住两次都不能够得到她，又吃了他那一惊，这病就越添得重了。眼见得半年三个月的，性命就难保了。”

二人都说道：“衙内先放下宽心来，这事就只包在小人两个人身上了。好歹也要跟林家那个人团圆完聚，只除非是她自己缢死也就算了。”

正在说话的当儿，府里头的老总管也来看望衙内的病症。那陆虞候和富安见老总管来问候病症，两个便商量道：“只除非是那么样的。”等候着老总管看视了病后出来，两个人便邀请老总管到了个僻静的地方说道：“若是要衙内的病好，只除非教太尉得知这个情况，然后除了林冲，得到他的老婆，这个病就能好了。若不是这样，一定会送了衙内的性命的。”

老总管说道：“这个倒也容易，我今晚便去禀告给太尉知道。”

两个人便说道：“我们已经有计策了，只等着你来回话。”

老总管挨到晚上来见太尉，说道：“衙内不是害得别样的病症，却害的是林冲的老婆。”

高俅说道：“林冲的老婆是什么时候见他的？”

总管便照实禀告道：“便是那前月二十八日在岳庙里见来，今天已经是一个月有余了。”于是，又把陆虞候设的计策详细地给他说了。

高俅说道：“这样的话，因为了他的浑家，怎么好去害他呢？我寻思起来，若是为了爱惜林冲一个人时，就一定要送了